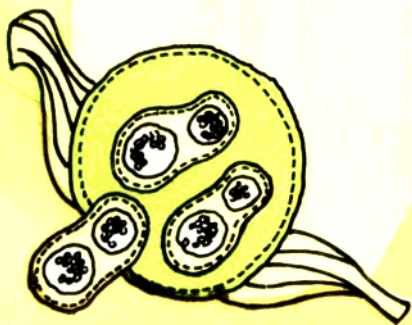


创造科学学术文库

张婉婷 编

读书的艺术

上卷：学者论读书方法



新疆大学出版社

目 录

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	1
谈读书和做研究的工作	6
谈谈怎样读书	10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前进	24
和青年学生谈治学经验	29
我读书和治学的几点体会	35
困学杂谈	40
博通群籍是治学的必备条件	45
博采众家读书之长	47
多谢良师引路	51
顾颉刚论治学的几个特点	54
鲁迅论读书	56
漫谈李四光的治学方法	64
学习高尔基的苦学精神	72
爱因斯坦成功的启示	80
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	88
白寿彝教授谈读书	92
勤学苦练 水到渠成	96
要学会自学	101
跟新同学谈谈大学生的学习方法	104

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 ——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1961年届毕业生谈话纪要

陈垣

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本来我有很多话想说,但也不能一下都谈到,今天只谈谈有关读书的一些问题。这可能对你们毕业后在工作中自己进修时有所帮助。先谈一下我个人读书的经过。

十二岁以前,在学馆读四书五经,只是呆板地死背,不能背就挨打,只有用逃学一法来躲避。

十三岁发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

十五岁广州大疫,学馆解散,因此不用学习科举的八股文,所以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在三年时间里看了读了不少书,打下初步基础。

十八岁入京应试,因八股不好,失败。误听同乡一老先生的劝告,十九岁一面教书,一面仍用心学八股。等到八股学好,科举也废了,白白糟塌了两年时间。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有人问我当时读书是用什么办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法子是很笨的,我当时就是“苦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刻苦钻研,专心致志,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科举废后,不受八股文约束,倒可以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当

时读书,就是想研究史学。中间有几年还学过西医、办过报纸,但读书和教书从未间断,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过好几遍。可惜《四库提要》所著录的书,许多在广州找不到。

辛亥革命后重入北京,当时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移贮京师图书馆,因此可以补读从前在广州未见的书。如是者十年,渐渐的有所著述。

我读书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没有得到老师的指导,有两点经验,对研究和教书或者有些帮助:

1. 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其中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

2. 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也就是深入细致,“要求甚解”。经部如论、孟,史部如史、汉,子部如庄、荀,集部如韩、柳,清代史学家书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常阅的书。一部《论语》才一万三千七百字,一部《孟子》才三万五千四百字,都不够一张报纸字多,可见我们专门读通一些书也并不难。这就是有博,有约,有涉猎,有专精,在广泛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又对某些书下一些功夫,才能作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研究历史科学,需要知道的知识幅度很大,要了解古今中外,还要有自己较专门的学问。如果样样都去深钻,势必由于时间、精力有限,反使得样样都不能深,不能透。但是也不能只有专精,孤立地去钻研自己的专业,连一般的基础知识都不去注意,没有广泛丰富的知识,专业的钻研也将受到影响。学习历史也是如此,中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不了解世界历史,学中国史就必须受到限制,就不能很好地懂得中国。研究宋史,不知道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则宋史也学不通。研究任何朝代的断代史,都不能没有通史的知识作基础,也不能没有其他必要的各

方面的知识。

不管学什么专业,不博就不能全面,对这个专业阅读的范围不广,就很象以管窥天,往往会造成孤陋寡闻,得出片面偏狭的结论。只有得到了宽广的专业知识,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全面解决问题。不专则样样不深,不能得到学问的精华,就很难攀登到这门科学的顶峰,更不要说超过前人了。博和专是辩证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二者要很好地结合,在广博的基础上才能求得专精,在专精的钻研中又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中国历史资料丰富,浩如烟海,研究的人,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但不能不知道书的概况。有些书只知道书名和作用就可以了,有些书要知道简单的内容,有些书则要认真钻研,有些书甚至要背诵,这就是有的要涉猎、有的要专精。世界上的书多得很,不能都求甚解,但是要在某一专业上有所成就,也一定要有“必求甚解”的书。

同学们毕业之后,当然首先要把手教好,这是你们主要的任务;另外,在自修的时候,可以翻阅一下过去的目录书,如《书目问答》、《四库总目》等。这些书都是前人所作,不尽合于现在使用,但如果要对中国历史进一步的研究,看一看也还是有好处的。

懂得目录学,则对中国历史书籍,大体上能心中有数。目录学就是历史书籍的介绍,它使我们大概知道有什么书,也就是使我们知道究竟都有什么文化遗产,看看祖遗的历史著述仓库里有什么存货,要调查研究一下。如果连遗产都有什么全不知道,怎能批判?怎能继承呢?萧何入关,先收秦图籍,为的是可以了解其关梁厄塞、户口钱粮等,我们作学问也应如此,也要先知道这门学问的概况。目录学就好象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解,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

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较容易的找到了。经常翻阅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并可以较充分地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会有帮助。

有人说,有些青年基础知识差,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们在校四年,虽然已经打下一些基础,但我们要更高地要求自己,今后还要在这方面多多注意。基础知识好比盖房时的地基,地基不打结实,房子就会倒塌。我国各行各业都有注意基本训练的优良传统,拳术、武术,初学时要花很多时间练好一招一式;戏剧科班,先学唱做念打,先练基本功。读书更如此,古人读书,先背诵一些基本书籍,写字先学会拿笔和写字姿势,讲究横平竖直,作诗先学做联句对句,学习诗韵。研究一门科学,基本知识更是起码条件,不打好基础,就好像树没有根。当然前人对基本知识的要求与我们现在不同,但尽管有不同,而基本知识总是应当注意的。如学习历史,就必须学会阅读古文,要至少学会一种外语,而且要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在哪些方面还没学好,今后还要在这方面多多努力。

要想获得丰富的知识,必须经过自己钻研和努力,没有现成的。只要踏踏实实地念书,就会有成绩,不要以为学问高不可攀,望而生畏,但也不能有不劳而获的侥幸思想。

不管别人介绍多少念书经验,指出多少门径,但别人总不能替你念,别人念了你还会,别人介绍了好的经验,你自己不钻研、不下功夫,还是得不到什么。而且别人的经验也不见得就适用于自己,过去的经验,也不一定就适用于今天,只能作为参考,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

读书的时候,要作到脑勤、手勤、笔勤,多想、多翻、多写,遇

见有心得或查找到什么资料时,就写下来,多动笔可以免得忘记,时间长了,就可以积累不少东西,有时把平日零碎心得和感想联系起来,就逐渐形成对某一问题的较系统的看法。收集的资料,到用的时候,就可以左右逢源,非常方便。

学习是不能间断的,更是不能停止的,要注意学习政治,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并要经常学习党的政策。要趁着年轻力强的时刻,刻苦钻研,努力读书,机不可失,时不待人。

谈读书和做研究工作

严济慈

读书主要靠自己。有好的老师当然很好,没有好的老师,一个人也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把书读好。象任何事物一样,读书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就是听(听课)——看(自学)——用(查书)的发展过程。

听课要抓住重点,弄清基本概念,下课以后光靠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不行,我主张多做习题。做习题可以加深理解,融会贯通,锻炼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题目做不出来,说明你还没有懂;即使所有题目全都做出来,也并不一定说明你全懂了,因为做习题有时只是在凑凑公式而已。如果知道自己懂在什么地方,不懂又在什么地方,还能设法去弄懂它,到了这种地步,习题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所以有的教科书就根本没有习题。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这个道理。

到了某种时候,课程都不一定去听,自己能看书,又掌握了工具,包括文字的和实验的工具,就完全可以自学。一本书从头到尾循序看下去,总可以看得懂。再进一步,你也可以不去多看书,因为世界上的书总是读不完的,一个人总不能当一个会走路的图书馆。这时就要学会查书,一旦要用的时候就可以去查。在工作中,在解决某个问题的过程中,需要某种知识,就到某一部书中去找,查到你要看的章节。遇到看不懂的地方,你再往前翻,而不必逐章逐节从头到尾去看完整部书。如果“闭上眼睛”,能够“看到”某本书在某个部分都讲到什么,到要用的时候能够“信手

拈来”，那就不必预先去看它背它了。事实上，许多书只是备人查，而不值得供人读的。

这种由听到看再到用的读书的发展过程，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把书“越读越薄”的过程，因为一本书中真正有用的东西就只那些，你把它们掌握了，也就可以运用自如了。

我们所谓懂，也大有程度之不同。往往对某个问题理解得更透彻或更全面时，就会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过去没有真懂。现在，真懂了吗？可能还会出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所以，懂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懂与不懂，只是相对而言的。

每个人都要摸索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要从读书中去发现自己的长处，进而发扬自己的长处。有的人是早上读书效果最好，有的人则是晚上读书最好；有的人敏捷，眼明口快，有的人却十分认真、严谨。总之，世上万物千姿百态，人与人之间也有千差万别，尽管同一个老师，上同样的课，但培养出来的人总是各种各样的，决不会是一个模子铸出来，象一个工厂的产品，完全一个模样。

归根结底，读书还是靠自己，要靠自己下苦功，要靠自己去摸索和创造。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老师不要了，或不重要。

二

什么叫做能做研究工作，能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或者能指导研究工作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标志是看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题目，就是找到一个经过努力，近期内能够解决的研究题目。初级研究人员就是要在别人给他指点的领域、选定的题目下，完成一定的研究工作。中级研究人员应该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题目，并能独立地解决它。高级研究人员则应该能给别人指点一个合适的领域或题目，但这个题目也不能是经过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希望解决的那类问题。因此，找一个好的导师

是很重要的。找怎样的导师好呢?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我说各有各的好处。年轻的导师自己正在紧张地做研究工作,到八点钟你去上班就行,该做些什么,导师早已为你安排好了。也许一年半载就出成果,他和你联名发表论文,但你可能莫名其妙,甚至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它的意义。你的工作要是在国外做的,回国后要想重复,可能也做不起来,因为仪器设备的建设也是你导师搞的。如果导师是老的,他名气很大,也很忙,你三个月不去实验室他也不管你,三年不出成果也不找你。遇到困难只好自己去克服。也许你做出了成果,请他看一下,他还可能没功夫,要等到下一天。倘使被他发觉你会弄虚作假,他一定下令鸣鼓而攻,把你一脚踢出实验室的大门。跟这样的老先生也有好处,因为与他打交道的大都是当代名家,你工作在那里,他们来参观,握个手,点个头,问答几句,可以受到鼓舞启发,增强你克服困难的信心。

做工作的过程,就是克服困难的过程,有没有工作能力,就看你能否克服困难,有没有克服困难的雄心。培养科研人员,重要的一环就是培养克服困难的能力。做研究工作,搞发明创造,要经过训练。所谓训练,就在于此。要能提出问题,又能解决问题。一个人能不能做研究工作,并不取决于他的书读得多少。书读得多的人往往认为天下事都已经解决了,老师似乎也讲得尽善尽美。其实一个人在做研究工作做得正起劲的时候,废寝忘食,连看书的兴趣都没有,真是除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外,什么事也不管的。

怎样才称得上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工作呢?首先,题目必须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其次是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必须是独出心裁设想出来的;最后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即仪器或设备,必须是自己创造,而不

是用钱可以从什么地方买来的。

要搞好科研,思想要活跃,可以互相听课,互相参观实验室,多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多成立一些研究小组,跨跨学科,受受启发。科研要有各种人的合作。有些科研小组也不一定要得到校方批准,只要几个人志同道合,就可先搞起来,等搞出了成果,别人也就承认了。搞科研最重要的是基础,基础好了,可以边学边摸索,工作几十年,应付各种变化。

一个人要有成就,必须专心致志,刻苦耐劳,甚至要有所牺牲。法国小说家莫泊桑说过:“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法。”

谈谈怎样读书

王力

我们指定研究生要读两本书,一本是《说文段注》,一本是《马氏文通》。同学们希望我讲一次课,谈谈怎样读书。今天我就来讲一讲,分三部分讲,第一部分论读书,泛泛地讲关于读书的一些问题;第二部分讲怎么读《说文段注》;第三部分讲怎样读《马氏文通》。

先讲第一部分,论读书。

首先谈读什么书。

中国的书是很多的,光古书也浩如烟海,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读书要有选择。清末张之洞写了一本书叫《书目答问》,是为他的学生写的,他的学生等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他说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给这些学生指出一个门径,从何入手;第二个目的是要他们能选择良书,即好不好,好的书才念,不好的书不念。第三个目的是分门别类,再加些注解,以帮助学生念书。从《书目答问》看,读书就有个选择的问题,好书才读,不好的就不用读。他开的书单子是很长的,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把他提到的书都读过也不可能,今天读书恐怕要比《书目答问》提出的书少得多,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因此,选择书很重要。到底读什么不读什么?拿汉语史来说,所有有关汉语史的书都读,那也够多了,也不可能。而且如果是一本坏书,或者是没有用处的书,那就是浪费时间,不只是浪费时间,有时还接受些错误的东西,所以选择书很重要,如对搞汉语史的来说,倘若一本书是专门研究六书的,或者专门研究什么叫转注的,象这样的书就不必读,

因为对研究汉语史没什么帮助。读书要有选择,这是第一点,可以叫去粗取精。

第二点叫由博返约。对于由博返约,现在大家不很注意,所以要讲一讲。我们研究一门学问,不能说限定在那一门学问里的书我才念,别的书我不念。你如果不读别的书,只陷于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边,这是很不足取的,一定念不好,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过去有个坏习惯,研究生只是选个题目,这题目也相当尖,但只写论文了,别的书都没念,将来做学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将来做老师,那就更不好了。作为汉语史的研究生除了关于汉语史的一些书要读,还有很多别的书也要读,首先是历史,其次是文学,多啦,还是应该从博到专,即所谓由博返约。

第三点,要厚今薄古。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从前人的书,如果有好的,现代人已经研究,并加以总对加以发挥了。我们念今人的书,古人的书也包括在里边了。如果这书质量不高,没什么价值,那就大可不念。《书目答问》就曾提到过这一点,他说他选的大多是清朝的书,有些古书,也是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比如经书,十三经,也是经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从前,好的书,经清朝人整理就行了,不好的书,清朝人就不管它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他的话可适用于现在,并不需要把很多古书都读完,那也做不到。

其次谈怎样读书。

首先应读书的序例,序文和凡例。过去我们有个坏习惯,以为看正文就行了,序例可以不看。其实序例里有很多好东西。序例常常讲到写书的纲领、目的,替别人作序的,还讲书的优点。凡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些都很好,而我们常常忽略。《说文》的序是在最后的,我建议你们念《说文段注》把序提到前

面来念。《说文序》，段玉裁也加了注，更应该念。《说文段注》有王念孙的序，很重要。主要讲《说文段注》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讲究音韵，掌握了古音，能从音到义。王念孙的序把段注整部书的优点都讲了。再如《马氏文通》序和凡例也是很好的东西，序里边有句话，“会集众字以成文，其道终不变”。意思是说许多单词集合起来就成文章了，它的道理永远不变。他上面讲到了字形常有变化，字音也常有变化，只有语法自始至终是一样的。当然他这话并不全面，语法也会有变化，但他讲了一个道理，即语法的稳定性。我们的语法自古至今变化不大，比起语音的变化差得远，语法有它的稳定性。另外，序里还有一句话，“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这句意思是说研究语法，首先要分词类，然后是这些词跟词怎么搭配成为句子。语法就是讲这个东西，这句话把语法的定义下了，这定义至少对汉语是适用的。《马氏文通》的凡例更重要。里边说，《孟子》有两句话，“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之”是“他”的意思，“其”也是“他”的意思。为什么不能互换呢？又如，《论语》里有两句话，“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两句格式很相象，为什么一句用“之”，一句用“焉”？《论语》里有两句话，“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这两句话也差不多，为什么一句用“矣”，一句用“也”呢？这你就非懂语法不可。不懂，这句话就不能解释。从前人念书，都不懂这些，谁也不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来，更不知怎么解答了。这些问题从语法上很好解释，根据马氏的说法，参照我的意见，可以这样解释，“亲之欲其贵也，……”为什么“之”、“其”不能互换，因为“之”只能用作宾语，“其”相反，不能用作宾语。“之”、“其”的任务是区别开的，所以不能互换。“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为什么“爱之”用“之”，“忠焉”用“焉”？因为“爱”是及物动词，“忠”是不及物动词，“爱”及物，用“之”，“之”是直接宾

语；“忠”不及物，只能用“焉”，因为“焉”是间接宾语。再有，“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矣”是表示既成事实，事情已完成；“未之学也”，是说这事没完成，没这事，所以不能用“矣”。只能用“也”。凡没完成的事，只能用“也”，不能用“矣”。从语法讲，很清楚。不懂语法，古汉语无从解释。他这样一个凡例有什么好处呢？说明了人们为什么要学语法，他为什么要写一本语法书。不单是《说文段注》和《马氏文通》这两部书，别的书也一样，看书必须十分注意序文和凡例。

其次，要摘要作笔记。读书要不要写笔记？应该要的。现在人们喜欢在书的旁边圈点，表示重要。这个好，但是还不够，最好把重要的地方抄下来。这有什么好处呢？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一本书，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不重要，你看不出来，那就劳而无功，你白念了。现在有些人念书能把有用的东西吸收进去，有的人并没有吸收进去，看了就看了，都忘了。为什么？因为他就知道看，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好的，什么地方是最重要的，精采的，即张之洞所谓的要领，他不知道，这个书就白念了。有些人就知道死记硬背，背得很多，背下来有没有用处呢？也还是没有用处。这叫劳而无功。有些人并不死记硬背，有些地方甚至马马虎虎就看过去了，但念到重要的地方他就一点不放过，把它记下来。所以读书要摘要作笔记。

第三点，应考虑试着批眉批，在书的天头上加自己的评论。看一本书如果自己一点意见都没有，可以说你没有好好看，你好好看的时候，总会有些意见的。所以最好在书眉，又叫天头，即书上边空的地方作些眉批。试试看，我觉得这本书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合适，都可以加上评论。昨天我看从前我念过的那本《马氏文通》，看到上边都写有眉批，那时我才二十六岁，也是在

清华当研究生。我在某一点不同意书上的意见,有我自己的看法,就都写在上边了。今天拿来看,拿五十年前批的来看,有些批的是对的,有些批错了,但没关系,因为这经过了你自己的考虑,批人家,你自己就得用一番心思,这样,对那本书的印象就特别深。自己做眉批,可以帮你读书,帮你把书的内容吸收进去。现在我们自己买不到书,也可用另外的办法,把记笔记和书评结合在一起,把书评写在笔记里边,这样很方便。笔记本一方面把重要的记下来,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我不同意书里的讲法,不管是《马氏文通》还是《说文段注》,我不同意他的,可表示我的意思,把笔记眉批并为一个东西。

另外,要写读书报告。希望你们念完指定的两本书后写个读书报告。如果你作了笔记,又作了眉批以后,读书报告就很好写了。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一篇很好的读书报告,就是赵振铎的《读〈广雅疏证〉》,可以向他学习。《广雅疏证》没有凡例,他给它定了凡例,《疏证》是怎么写的,有什么优点,他都讲到了。象这样写个读书报告就很好,好的读书报告简直就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

下面讲第二部分,论读《说文段注》。

为什么要选《说文段注》给大家读呢?为什么不单读《说文解字》?因为《说文》太简单了,而且不容易读懂,经段玉裁一注解就好懂了。我们一向认为《说文段注》是很好的著作,念《说文》必须同时念《段注》。清代语言学者最有名的是段、王,二人是好朋友,段写《说文注》,王写《广雅疏证》,都是很好的书,把古书加以注解、发挥,所以我们读《说文解字》同时要读段注。下边讲几点应注意的地方:

第一点,注意段所讲的《说文》凡例。许慎自己没定凡例,那时也不兴写凡例。段在注里边给他讲凡例。比方说,《说文》头一个字是“一”,段说“一”在六书中属指事,“弋”是古文,他就解释

什么叫古文。“元”字下说“从一兀声”，这是形声字。“天”字下说“天，颠也”，段说是转注，说转注不大妥当。不过他下边解释很多转注，如“元，始也。”“考，老也。”可以互相转注。但是“天，颠也”，不能倒过来说“颠，天也”，什么道理呢？“考，老”今天说起来是形容词，讲抽象东西，不那么具体，所以能转注，但“天，颠”就不同了，它们是两样具体的东西，不能转注。段常在头一卷的注解中讲凡例，如“丕”字下。还在《说文》序的注解中也讲了不少凡例，这些都需要特别注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他在读懂了《说文》以后教别人怎样读。

第二点，要注意段的发明。段写《说文注》不单是许慎功臣，替许书作注，而是有自己的创造，也就是说，不单是帮助你读懂《说文》，而且有很多好东西超过《说文》本身。他的发明很多，讲四点：

(1)最大的优点是“因音求义”，也叫“以音求义”，从声音求意义。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文里说：“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底下还有一段，“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王念孙是这样做的，段玉裁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成功就在他这几句话。可以说，清人研究语言文字成功也就成功在这儿。从声音求意义，不是光从形体来看。《说文解字》一向被认为是讲字形的书，段玉裁也说，《说文》，“形书也”。因此，研究《说文》的人常常为字形所束缚，同形的他懂，换一个写法他就不懂了。段是从声音来求，不同字形，他也说二字实在是一个字，至少是同来源的字。“引伸触类，不限形体”，整个语言文字的研究都应依据这个原则，因为并不是先有文字后有语言，而是先语言，后有文字，语言是根本的东西，而文字是随人写的，抓到语音就抓到了根本。《说文段注》最大的优点就在这里。